

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主义观

王希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民族主义的完整立场是批判、借助和吸纳，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已表现得非常鲜明。他们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和“利己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批评，对“民族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对1848年革命、波兰、爱尔兰和亚洲民族运动的支持等，都贯穿着这一点。然而，无论批判还是借助吸纳经典作家始终着眼的是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根本利益。反对民族压迫，推动建立和维护统一的民族国家是19世纪中期欧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环节，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使命。马克思恩格斯一分为二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决不能视其为机会主义，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始终坚守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也始终充溢着正义和人类道义。无产阶级可以与民族主义有合作、有借助，但绝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放弃根本的阶级利益，这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做得无可挑剔。

关键词 民族主义 马克思主义 民族运动 无产阶级革命

作者王希恩，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据安东尼·史密斯研究，西方最早使用“民族主义”这个词是在18世纪末期，1836年，英语中才首次出现“民族主义”。^①所以，身处19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对“民族主义”的使用并不频繁，也没有对这一概念做出过正式阐释。可能是因为这一点，一些西方学者就认为“在卡尔·马克思讨论的所有历史现象中，他对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出现的考察是最不令人满意的”。^②但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涉及民族主义的现象、性质及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等论述非常丰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近年来，国内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已陆续展开，论者所论各有所见。本文旨在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问题的基本观点上再抒管见。

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青年时代，“民族主义”就出现在他们的著述中，如1841年恩格斯在为德国文学家伊默曼的《回忆录》写的评述中讲道“正如伊默曼相当直率地指出的，

^① 参见 [英] 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 《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6页。

^② 华东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9页。

他是为现代德国人，为那些同德国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这两个极端保持同样距离的人们写作的。他完全按现代的意义来理解民族并且提出了使命。”^① 1852年马克思在谈到英国“愈来愈感到需要一个新的反对党”时说，提出这个问题的有“所谓的民族政党”，而这个“民族政党”的成员也即“民族主义者”。^② 正像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论到“民族主义”一词时，除了少部分之外，一般总是缀以一些负面意义的定语。如对于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各国劳动群众的民族情绪常称之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和“利己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对于民族主义代表人物的言行则称之为“虚假的民族主义”、“狂热的民族主义”等。1848年8月至9月间，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就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做了集中评论，其中将为德国并吞波兰做辩护的发言斥之为“多数派的荒谬绝伦的民族主义谎言”。^③ 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曾在媒体上批驳资产阶级报刊对于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的污蔑，其中也讲道“马志尼一向反对工人运动。事实说明，马志尼带着他那套老式的共和主义思想，什么也没有懂得，什么也没有做成。他用他那套民族主义的口号使意大利走上了军事专制。他在自己想象中建立的国家，对他说来就是一切，而现实存在的社会对他说来毫无意义。人民越快摆脱这种人就越好。”^④ 马志尼是意大利著名的民族主义理论家和坚定的民主革命者，马克思对马志尼的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问题上很具代表性。

总的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明确的“民族主义”概念的使用，有的针对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内部的不良民族情绪，有的是针对一些国家特定时期出现的“民族主义”政治派别，有的是指一些资产阶级革命代表人物的政治倾向，但都没有将其纳入敌对的“反动势力”范畴。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民族主义属于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阵营。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斗争中，民族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同盟军，是反抗外来压迫和争取民族独立的主要发动者和参与者。“在历史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曾结合得相当紧密。19世纪中叶，民族主义曾是自由主义积极争取实现的目标之一。”^⑤ 但是，民族主义的资产阶级属性以及在社会革命中表现出的消极面和保守性，决定了从一开始它就要被马克思恩格斯所批评和批判，成为他们倡导的无产阶级民族观的对立面。

二

与“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相近，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也涉及了另外一些相近概念及其问题，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泛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

^① 恩格斯《伊默曼的回忆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9页。

^② 马克思《建立新反对党的尝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40—441页。

^③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00、411、374页等。

^④ 《卡·马克思驳资产阶级报刊污蔑国际和巴黎公社的发言报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附录》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80页。

^⑤ [以色列]耶尔·塔米尔著、陶东风译《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0页。

在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民族主义和泛民族主义是相通的。1869年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曾讥讽具有泛民族主义倾向的巴枯宁，说他“以为可以在工人面前扮演一个世界主义的共产主义者，而在俄国人面前扮演一个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泛斯拉夫主义者”。^①这里恩格斯明确把“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连在一块、视为一体。实际上，现代民族理论也是把包括泛斯拉夫主义在内的“泛民族主义”纳入广义的民族主义之内的。“泛民族主义”（macro-nationalism），又称“宏观民族主义”。基于该主张的“泛群运动”（pan-movement）是一种政治—文化运动，旨在增进和加强具有共同或相近语言、相似文化、同一历史传统和地理邻接关系的民族的联合。这种运动主张民族（nation）要在世界不同的民族联合体（community of nations）范围内扩展”。^②泛民族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近现代历史上的泛斯拉夫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泛突厥主义、泛阿拉伯主义、泛非主义等都为世界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马克思恩格斯对泛民族主义问题论述很多，但主要集中在泛斯拉夫主义。19世纪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号召斯拉夫人实现“种族解放”，认为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已经衰败，他们的辉煌已成为过去，而生气勃勃的斯拉夫人正在成为历史的主角；所有的斯拉夫人都有共同的过去，他们的生存有赖于他们政治上的统一。^③然而，这一主张及其运动就其性质来说则是“反动的”，19世纪中期前后，恩格斯就泛斯拉夫主义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集中给予批判，包括《匈牙利的斗争》（1849年1月）、《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1849年2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1852年）和《德国的泛斯拉夫主义》（1855年）等。在这些文章中，恩格斯对泛斯拉夫主义的内容、本质和目的等作了深刻分析。他指出，泛斯拉夫主义是奥地利和土耳其内的“一切弱小的斯拉夫民族为了反对奥地利的德国人、马扎尔人，可能也是为了反对土耳其人而结成的同盟”。“泛斯拉夫主义按其基本倾向来说，是要反对奥地利的革命分子，因此，它显然是反动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直接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由俄国统治的从厄尔士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直到黑海、爱琴海和亚得利亚海的斯拉夫国家”。而在这个“国家”中，并不存在什么共同的“斯拉夫的民族特征”，也不存在共同的“斯拉夫语”。所有这些民族都处在文明发展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上，有波希米亚相当发达的现代工业和文化，也有克罗地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几乎是游牧性质的野蛮状态。所以，这些民族的利益是极为对立的，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④

恩格斯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批判，是以涉及这一运动的民族在整个欧洲革命和发展中的作用来作为衡量标准的。由于泛斯拉夫主义代表旧的生产关系，站在欧洲革命运动的对立面，是俄国主导的欧洲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骗术，所以，它虽然也是民族运动，但却是反动的，必须加以揭露和遏制。“泛斯拉夫主义的浪潮，在德国和匈牙利的斯拉夫人地区，到处都掩盖着所有这些无数的小民族力求恢复独立的企图，到处都与欧洲的革命运动相冲突，同时，斯拉夫人虽然自称为自由而战，却总是（除了波兰的一部分民主派之外）站在专制主义和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4页。

② Louis L. Snyder, *Macro-Nationalisms: A History of the Pan-Movements*, London, 1984, p. 5.

③ 参见 Louis L. Snyder, *Macro-Nationalisms: A History of the Pan-Movements*, London, 1984, p. 7.

④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00—202页。

反动势力一边。”^①“泛斯拉夫主义，这不仅仅是一种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这是一种力图把一千年来历史所创造的一切东西化为乌有的运动：这是一种只有把土耳其、匈牙利和半个德国从欧洲地图上抹掉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在达到这个目的之后，又只有通过征服欧洲的办法才能保证自己的未来的运动。”^②所以，泛斯拉夫主义形式上是斯拉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却是反革命反民主的运动。在此，恩格斯树立了一个判断民族运动性质的标准，这就是看它是谁发动的，目标是什么？发动者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代表新时代的文明进步，就是革命的进步的，而不在于强弱大小，也不在于是在实施同化还是被同化。因为，参与泛斯拉夫主义的民族大多是小民族，是千百年来受德意志、匈牙利和土耳其统治和同化的民族，它们发起的运动也是企图摆脱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控制的民族运动，但由于这一运动的目的和趋向是和当时欧洲民主革命方向背道而驰的，所以就是反动的。

关于沙文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马克思曾做过定性，说“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正因为此，他也间或把沙文主义称为“民族沙文主义”。^③所以，沙文主义仍然是民族主义的一种类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沙文主义的集中批判，一是针对普法战争期间的法国，一是针对沙皇俄国。

发生于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是19世纪欧洲革命和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战争以法国对普鲁士的进攻始，以普鲁士转守为攻、逼使法国投降割地赔款为终。期间法国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战后德意志和意大利完成了各自的民族统一。这些事件对欧洲和世界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关注着这一事件的发展。战争开始不久，恩格斯就致信马克思，将战争的根源追究于法国的沙文主义：“如果没有大批法国人的沙文主义，即资产者、小资产者、农民以及由波拿巴在大城市中所创造出来的、怀有帝国主义情绪的、欧斯曼的、出身于农民的建筑业无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巴登格是无法进行这场战争的。这种沙文主义不遭到打击，而且是彻底的打击，德国和法国之间就不可能实现和平。”^④巴黎公社建立后，马克思又对法国沙文主义的性质和表现做了深刻揭露：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是用挑拨本国的生产者反对另一国生产者弟兄的办法以压服本国生产者的手段，是防止工人阶级的国际合作的手段，而这种合作是工人阶级解放的首要条件”。他认为“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肢解了法国。^⑤事过十年之后的1882年，恩格斯又对法国沙文主义的产生原因做了反思，认为“1830—1848年，有点共和主义色彩的国际主义寄希望于法国，认为它负有解放欧洲的使命，其结果，法国的沙文主义日益加强，以致法国解放世界的使命及其与此相联的领导运动的长子权利，直到现在还在步步妨碍着我们。

^①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9—430页。

^② 恩格斯《德国和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18—219页。

^③ 《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第二版序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6页。

^④ 《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0—341页。

^⑤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05—606页。

而在国际中，法国人也把这个观点当作天经地义的东西来坚持。只有事变才能教育他们，而且还要天天教育他们——以及许多其他的人，使他们知道，只有在平等者之间才有可能进行国际合作，甚至平等者中间居首位者也只有在直接行动的条件下才是需要的。”^① 恩格斯在此认为，法国沙文主义源于拿破仑征服欧洲后在法国社会产生的“解放世界”的“领导”意识、“长子权利”意识：法国人给欧洲和世界带来了解放的希望，所以对别国的干涉、支配和侵犯都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大民族主义或民族主义霸权化的典型表现，是需要得到事实的教育才能克服的。显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笔下，法国沙文主义并不仅仅属于反动阶级或反革命阵营，而是包括资产者、小资产者、农民以及部分无产阶级在内的“大批法国人”所共有的情绪。尽管它是资产阶级挑拨工人阶级国际合作的工具，但沉浸其中的其他阶级包括无产阶级也是难辞其咎的。随拿破仑征服欧洲产生的“解放世界”的“领导”意识、“长子权利”意识是渗透在法兰西整个社会之中的。法兰西民族为它激发了自豪的情感，也为它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马克思恩格斯在此揭示的教训，值得各民族尤其是有着和正有着“英雄业绩”的民族牢牢记取。

19 世纪的沙皇俄国是欧洲封建专制主义的堡垒，因此而始终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的鞭挞，其中“沙文主义”也是对其对外扩张和建立殖民霸权的一种概括。恩格斯讲“到叶卡捷琳娜逝世的时候，俄国的领地已超过了甚至最肆无忌惮的民族沙文主义所能要求的一切。凡是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少数奥地利的小俄罗斯人除外），都处在她的继承者的统治之下，这个继承者现在完全可以称自己为全俄罗斯的专制君主。俄国不仅夺得了出海口，而且在波罗的海和黑海都占领了广阔的滨海地区和许多港口。受俄国统治的不仅有芬兰人、鞑靼人和蒙古人，而且还有立陶宛人、瑞典人、波兰人和德国人。——还想要什么呢？对于任何其他民族来说，这是足够了。可是对于沙皇的外交来说（民族是不必考虑的），这只不过是现在才得以开始的真正掠夺打好了基础。”而至当前，“整个俄国都热衷于沙皇的侵略政策；到处是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政府成年累月地在所有学校里培养这种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②

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沙文主义的批判来看，沙文主义主要发生在强势民族和大民族之中，这其实和后来列宁所批判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或大民族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由此也可以讲，马克思恩格斯对沙文主义的批判是后来苏俄和中国等反对大民族主义的理论之源。当然，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论的沙文主义是发生在不同国家，或代表不同国家的民族的，这与后来主要是指国内不同民族之间的情况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这一理论的普适性和重大意义。

三

除开对于“民族主义”及相关概念的直接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民族主义论述更多

^① 恩格斯《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2页。

^② 恩格斯《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6、367、389页。

是涉及这个领域的其他民族运动，包括欧洲1848年革命、波兰问题和爱尔兰问题等。

1848年革命是欧洲大陆波及甚广、影响极为深远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奥地利、德国、奥匈帝国及沙俄境内各自复杂的民族成分及相互关系，伴随这场社会革命的也是极为广泛的民族运动。马克思恩格斯亲历了这场革命，并通过《新莱茵报》对于革命和民族运动即时做出评析和指导，其后仍不断地在此问题上做出论述。

还在1848年革命之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为德国革命拟定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推动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①因为消灭德国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分散状态是德国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新莱茵报》名义上是德国民主派的机关报，但却表现出了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这个报纸在报道评论德国乃至欧洲革命的同时，也对当时的民族运动做了大量分析。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新莱茵报》表达出来的民族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在《法兰克福激进民主党和法兰克福左派的纲领》、《〈阅报室〉报论莱茵省》等文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把德国统一在普鲁士和奥地利的霸权之下，也反对建立像瑞士那样的联邦国家，而主张自上而下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民主国家。同时指出，德国统一是全欧洲的问题，只有同英国的反革命统治阶级和沙俄这个欧洲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德国才能达到统一。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丹麦和普鲁士的休战》、《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布拉格起义》等文章中，马克思恩格斯对革命中的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也给予了明确支持。

当然，1848年革命中的民族运动范围很广、成分非常复杂，并非都是得到马克思恩格斯肯定和支持的。在革命尚未结束的1849年恩格斯就讲：1848年革命强迫欧洲的一切民族表明态度：是拥护这次革命，还是反对这次革命。其中，斯拉夫人无声无息，完全投入了反革命的怀抱；而忠实于自己以前的历史作用的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则领导了运动。^②同样，马克思也讲，1848年革命中的西班牙独立战争一开始，上层贵族和旧官员就失去了对资产阶级和人民的任何影响，背弃了资产阶级和人民。“看起来，整个运动与其说是拥护革命的，不如说是反对革命的。”^③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对于民族运动的性质是需要分析的，因为它们既有“革命”的，也有“反革命”的。同理，基于在这些民族运动中的作用，相关民族也就有了“革命”与“反革命”之分。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成熟，恩格斯在其晚年对1848年革命有了更为深刻的总结，他说“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848年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这次革命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④“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页。

^② 参见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37页。

^③ 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15页。

^④ 《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写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 45 年来，资产阶级制度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同时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一——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 1848 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①

显然，恩格斯这里的评价放眼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视野，着眼的是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大目标，于此就会看到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联系，看到无产阶级对于民族主义运动应有的正确态度。

波兰问题和爱尔兰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最多的民族运动个案。

波兰地处欧洲地缘中枢，是欧洲大陆大国争霸以及革命与反革命两大势力斗争的前哨阵地。由此，近代以来的波兰民族命运多舛。1772 年至 1795 年，沙俄、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次瓜分，使波兰从地图上消失了 123 年。亡国以后的波兰人一直在为恢复自己的国家而斗争。1830 年波兰的起义者一度建立了民族政府，宣告了波兰的恢复；1846 年波兰人在克拉科夫和加里西亚再掀起起义，成为 1848 年欧洲革命的序幕。这些革命和起义虽然最终归于失败，但彰显了波兰问题的意义。波兰由此成为东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在世界近代史上占有突出地位。19 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沙俄的衰败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高涨，1863 年波兰的起义又与国际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继续在国际革命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②正因为波兰问题和波兰民族在欧洲革命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波兰民族运动始终给予高度关注，做出了非常多的论述。从 19 世纪 40 年代直到恩格斯逝世之前的 90 年代，他们的文章仅在题目中专门论及波兰问题的就有《论波兰》、《论波兰问题》、《对波兰的重新瓜分》、《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援波兰的呼吁书》、《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在伦敦纪念波兰起义大会上的演说》、《支持波兰》、《在一八六三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致日内瓦一八三〇年波兰革命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共产党宣言〉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等 10 多篇，其他著述中论及波兰问题的就更多。这些论述成为他们关于民族主义认识的重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对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始终有很高的评价，1892 年恩格斯在谈到波兰问题的时候甚至讲，波兰“从 1792 年以来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指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所作的全部贡献还要大”。^③但是，恩格斯在 1851 年 5 月 23 日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却说了另外一番话“我愈是思考历史，就愈是明白：波兰人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民族，它只是在俄国本身进入土地革命以前的时候有当工具的用处。在这之后，波兰就绝对不再有存在的理由。除了一些大胆的争吵不休的蠢事外，波兰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别的事。所以很难指出波兰在什么时候，甚至只是和俄国相比，曾经有效地代表过进步，或者做出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相反地，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

① 《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写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25—26 页。

② 参见程人乾《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近代史上的地位》，《世界历史》1979 年第 3 期。

③ 《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波兰文版写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24 页。

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而且俄国所接受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工业因素，也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多得多……波兰从来不会同化异族的分子——城市里的德国人始终是德国人。但是俄国却很会把德国人和犹太人俄罗斯化，每个第二代的俄籍德国人都是明显的例子。甚至那里的犹太人也长出斯拉夫型的颧骨来。”^①这段话和马克思恩格斯其他场合对波兰民族的赞美性评价完全相反，为此有学者不理解，甚至做出了另类的解释。其实早在1914年列宁也注意到了这段话，但却这样讲“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任何民族问题都是采取严格的有批判的态度，认为这个问题只有相对的历史意义。例如1851年5月23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说，研究历史的结果使他对波兰问题得出了悲观的结论，波兰问题只有暂时的意义，即只是在俄国土地革命以前才有意义。波兰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只是干了一些‘大胆的蠢事’……恩格斯不相信波兰贵族的起义会成功。可是这些非常英明的和有远见的思想，绝对没有妨碍恩格斯和马克思在12年以后，即俄国仍然处于沉睡状态而波兰已经沸腾起来的时候，又对波兰运动表示最深切的和热烈的同情。”^②据此就可理解，波兰民族和民族运动也和其他事物一样，只有“相对的历史意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赞美或批评的理解，都应该从具体的历史背景出发，不应该绝对化。何况这段话也是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私人信件，其中的一些表达应当置于具体的场景中去分析。一种观点在形成和巩固之前，发生认识上的曲折或对原有认识的怀疑否定都是很常见的现象，经典作家也不例外。所以不应对此做出过度解读。

自12世纪后期开始，爱尔兰就逐渐成为英国的最早殖民地，与英国存在深刻的民族矛盾。英国的殖民统治不断遭到爱尔兰人民的激烈反抗。19世纪50年代起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出现高潮，在“爱尔兰革命同志会”（通称“芬尼亚党”）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同政府军战斗。^③爱尔兰的民族运动遭到了英国统治阶级的镇压，也引发了工人运动内部不同路线的激烈争论。与对待波兰问题一样，马克思恩格斯也对爱尔兰问题给予了很高的关注，为此写了诸如《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爱尔兰的复仇》、《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所作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报告的提纲》、《总委员会关于不列颠政府对囚禁的爱尔兰人的政策的决议草案》、《马克思致路德维希·库格曼》（1869年11月29日）、《马克思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爱尔兰歌曲集代序》、《爱尔兰史》、《爱尔兰的警察恐怖》、《关于各爱尔兰支部和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相互关系》等大量文章以及书信。这些著述对爱尔兰的历史、文化特性、爱尔兰民族独立的策略目标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其中爱尔兰民族运动和英国工人运动的关系的理论变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尤具启发性。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爱尔兰的解放只有借助于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没有英国工人阶级在本土给资产阶级以毁灭性打击，爱尔兰的独立是不可能完成的。而在1867年后，他们对此做出了重要的修正，认为“杠杆一定要安放在爱尔兰”。不是在英国，只有在爱尔兰才能给英国统治阶级以决定性的打击。而这对于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来说也是有决定意义的。^④

① 《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

②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265页。

③ 参见梁守德等《民族解放运动史（1775—1945）》，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150页。

④ 参见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页。

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西方资本主义加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与欧洲民族运动相对应，19世纪中期亚洲也掀起了反殖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写了大量文章予以支持。在《英中冲突》、《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波斯和中国》等文章中，他们强烈谴责英国殖民主义的侵略暴行，将中国人民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中的英勇抵抗赞为“这是一场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一场维护中华民族生存的人民战争”，并预言“过不了多少年，我们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① 同样，马克思恩格斯也为1857年印度爆发的反英起义写了《印度军队中的起义》、《来自印度的消息》、《德里的攻占》和《印度起义》等文章，叙述了起义的过程，分析了起义的性质、社会根源和失败的原因。而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马克思提出了英国殖民统治“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以及“野蛮的征服者”总会“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的经典论断。

严格来讲，我们所讲的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围绕民族理念，以民族国家独立为核心的思潮和实践。马克思恩格斯亲历的1848年革命，波兰、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统一等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运动，美国独立战争和之后的拉丁美洲独立运动也有着同样的性质。而当时的中国和印度，尚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民族理念，他们的斗争只是被压迫民族对侵略者的自发性反抗，和进入20世纪以后在孙中山、甘地领导下的两国真正的民族主义运动是有区别的。但就其反对民族压迫的性质以及与欧洲民族运动同时代的背景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这些民族反压迫斗争的论述也可视为他们民族主义认识的一部分。

四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与民族主义相伴而行的。从思想史的角度而言，民族主义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们探索人类进步的一个视角，在其历史发展中始终有着积极与消极、进步与反动的两重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有着清晰的辨别，对其消极性、反动性始终予以鞭挞和批判，而对其积极性和进步因素加以借助和吸纳。经典作家对于民族主义的完整立场是批判、借助和吸纳。^② 这一立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已表现得非常鲜明。上述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和“利己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批评，对民族沙文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的揭露和批判，对1848年革命、波兰、爱尔兰和亚洲民族运动的支持等，都贯穿着这一点。然而，无论批判还是借助吸纳经典作家始终着眼的都是无产阶级革命这一根本利益。“我们应当为争取西欧无产阶级的解放而共同奋斗，应当使其他的一切都服从这个目的。”^③ 但由于无产阶级革命历史阶段的不同、不同国家和领域革命形势发展的不同，对于民族主义的态度也都表现出差异。仔细比较，同为经典作家的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斯大

^①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148页。

^② 参见王希恩《批判、借助与吸纳——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主义论述的再认识》，《民族研究》2007年第5期。

^③ 恩格斯《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斯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72页。

林在对待民族主义的侧重点上是有不同的。究其根本，是他们面临的革命阶段和形势不一样，所要实现的目标不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和参与的无产阶级革命显然属于初创期，当时的欧洲除了西欧几个国家之外，包括德国、意大利在内的中东欧国家整体上尚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但消灭资本主义不能靠保存封建主义来实现。所以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工人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①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不是去推翻尚没有完全取得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而是应当协助和推动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无产阶级革命需在帮助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过程之中结束之后完成。

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和目标是马克思恩格斯评价民族主义的根本出发点。其中，反对民族压迫，推动建立和维护统一的民族国家又是这一问题的中心环节。民族压迫本是阶级社会的常态，进入近代的欧洲更是充满了民族战争，由此造成的民族分裂领土纷争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巨大障碍。这也正是欧洲民主革命总是和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联系在一起的原因。而民族独立和统一的结果就是民族国家的恢复和建立。所谓“民族国家”就是由一个民族建立的国家。“一族一国”是民族主义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民族主义认为，民族和国家注定是连在一起的；哪一个没有对方都是不完整的，都是一场悲剧。”^②而民族国家又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为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只有民族国家，“才是欧洲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正常政治组织，同时也是建立各民族协调的国际合作的必要先决条件，没有这种合作，无产阶级的统治是不可能存在的”。^③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向来都与民族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而建立民族国家又是其政治建构的必然要求。因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支持也必然要和以建立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持合为一体。在马克思的心目中，民主主义始终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必要条件。然而，民主主义如果不以民族为基础，不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就不能实现和运行。^④

由此，马克思恩格斯必然要支持“民族之春”的1848年革命，支持德国“自上而下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民主国家”，支持波兰和爱尔兰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泛斯拉夫主义的政治理想也是要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但这里的所谓“斯拉夫民族”只是基于某种文化和历史联系的幻影，是服务于沙俄大国霸权主义的工具，悖逆于欧洲民主革命的大潮流，因而只能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痛斥和鞭挞。而参与其中的那些民族理所当然地就会被视为“反动民族”。

维护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势必出现一个怎样理解多民族国家内不同民族的权利问题，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因涉及这个问题而留下了诸多争议。该文内容非常丰富，中心观点是对所谓“民族原则”的批判。在恩格斯看来，这一“原则”虽然被路易-拿破仑所鼓吹，但发明者则是沙俄统治集团，其目的是分解波兰、实现“泛斯

① 参见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

②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③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3页。

④ 参见[美]海斯著、帕米尔等译《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页。

拉夫主义”霸权。文章首先阐明恢复波兰的统一是欧洲工人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恢复波兰”决不意味着要承认“民族原则”。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使得德意志、意大利、波兰和匈牙利等欧洲国家四分五裂，从而使得“争取恢复民族统一就成了一切政治运动的第一步”，欧洲各大民族所享有的政治独立权利应该得到承认。而这时出现的“民族原则”却是一个“搅混水”的观点。“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ies)标榜“每一个民族都应当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任何一个民族分离出去的每一个小部分都应当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还有什么能比这更符合自由主义呢？只是请注意，现在说的已经不是 Nations [民族]，而是 Nationalities [民族]了”。所以，虽同是“民族”，却不是一个类别，将其搅在一块儿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恩格斯写道“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不同的民族处于同一个政府管辖之下。苏格兰高地的盖尔人和威尔士人，按其民族来说，无疑地有别于英格兰人，然而，谁也不把这些早已消失了了的民族的残余叫做民族，就如同不会把法国布列塔尼的克尔特居民叫做民族一样。此外，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法国境外有很多人，他们自己的母语是法语，同德意志境外也有许多人说德语的情况完全一样，这种情况看来肯定还在继续存在下去。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它的本身的某些处于边远位置的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民族的民族生活，多数情况下参加了某一其他民族的民族生活，以至不想再和本民族的主体合并了。瑞士和阿尔萨斯的德意志人不愿再合并于德意志，就像比利时和瑞士的法兰西人不愿在政治上再依附于法国。于是，政治上形成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大都在其内部有了一些外来成分，这些外来成分构成了同邻邦的联系环节，从而使本来过于单一呆板的民族性格丰富多彩起来，这毕竟是一件大好事。”^①

恩格斯的意思很明白，不能将“这些早已消失了了的民族的残余叫做民族”，那些“根本没有历史而言，也没有创造历史所必需活力的民族”与那些有上千年历史“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不可等而视之。现在人们已经普遍注意到了这一论点的历史局限性，认为这是恩格斯没有注意到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争取独立斗争的趋势，甚至没有注意到它们的平等权利。这种看法肯定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我们从恩格斯写作此文背景和当时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任务来看，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的合理成分和启迪意义。因为首先，既然欧洲工人阶级要推动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就要坚定支持各国的民族独立，建立和维护统一的民族国家，但沙俄和路易-拿破仑鼓吹的“民族原则”是借各国“小民族”和“民族残余”伸张各自的“民族”权利分解国家的统一，继而纳入由沙俄主导的“泛斯拉夫主义”国家体系，这既有反动性又有欺骗性。因而加以揭露和批判绝对是正确的、必要的。否定泛斯拉夫主义必然要否定这些“小民族”的民族运动，也自然不能承认他们的所谓权利。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是欧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与波兰民族独立运动相悖的“泛斯拉夫主义”及其理论支撑的“民族原则”也是一种民族主义。恩格斯在此鲜明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待两种不同民族主义的态度：前者予以支持、借助，后者予以批判、否定。其次，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的确是有很大差别的，像恩格斯提到的那些例子大多是主体在外，现今被称为“跨界民族”或“跨境民族”的族体。它们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来到他国，既

^① 恩格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与所在国的民族交融在一起,又与母国主体民族有着各种联系。对于这样的族体,包括“根本没有历史可言”人数极少的族体,是否也要赞同有“民族自决权”,或如“民族原则”提出的做“自己命运的主宰”、“被允许与自己的伟大祖国合并”?显然不能盲目赞同。因为这样做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现在看到了这样的问题,知道要对“民族”做出“世居”、“原著”、“移民”和“族群”等不同的分类,恩格斯比我们更早看到,也知道了应将“nations”和“nationalities”区别开来。对此,我们应该肯定其中的正面意义和理论启示,将之作为一份理论遗产多加珍惜才对,而不必过多挑剔。因为当代世界,在维护各民族平等的大原则下,如何根据不同情况公正地维护不同群体的权利,并不是已经得到解决的问题。何况,恩格斯晚年的认识已有变化,不但提出了“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的家里当家做主”,^①还把这些“民族”的范围扩大到“全部所谓的东方问题”所涉及的马扎尔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阿尔纳乌特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等,说当俄国人民终结了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世界大战的全部危险消失以后,这些民族“将终于有可能不受外来的干涉而自己解决相互间的纠纷,划定自己的国界,按照自己的意见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②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恩格斯原有观点的缺憾,也要看到后来的变化,持一种历史的和全面的观点。

此外,从上引可知,恩格斯在谈那些“跨界民族”的作用时,也谈到他们的存在增加了“同邻邦的联系”,使得“单一呆板的民族性格丰富多彩起来”。这一看法放到现在也都是很有价值的。

我们讲马克思恩格斯对待民族主义一分为二的态度,决不能视其为机会主义,因为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始终坚守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也始终充溢着社会正义和人类道义。他们始终对被压迫民族的斗争予以同情,对西方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半殖民地造成的灾难予以强烈的谴责,而对被压迫人民的抵抗斗争给予真诚的声援和支持。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于民族主义的进步性有着充分的肯定和支持,但在阶级立场和思想阵营上始终坚持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民族主义对工人阶级的侵蚀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恩格斯申明: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还是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③每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都具有自己的优点,因而反对民族偏见和民族利己主义,号召在无产阶级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国际团结和民族团结。无产阶级可以与民族主义有合作、有借助,但绝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放弃根本的阶级利益,这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做得是无可挑剔的。

(本文责任编辑 李大龙)

① 恩格斯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3页。

② 恩格斯 《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0页。

③ 参见恩格斯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页。

CONTENTS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Nationalism View Wang Xi'en (1)

Classic Marxist writers' comprehensive standpoint of nationalism was to criticize, use and absorb, which was apparent in Marx and Engels' writings. This standpoint was embodied through their criticism of "narrow nationalism feeling", "selfish nationalism emotion", and their revealing and criticizing of "national chauvinism", "Pan-Slavism", as well as their support for 1848 revolution and for Polish, Irish and Asian national movements. However, no matter criticizing, using or absorbing, classic writers always had in mind the fundamental interest of proletariat revolution. Against national oppression, promotion for establishing and sustaining nation-state was the central part of Bourgeois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Europe, also the times mission of proletariat revolution. Marx and Engels' dichotomy attitude to nationalism absolutely couldn't be seen as opportunism, for their views of nationalism was always on the sides of proletariat revolution, and full of social justice and human morality. Proletariat can cooperate and use nationalism, but absolutely can not lose their own stand, and forsake fundamental classic interest, which was impeccable in Marx and Engels.

Key Words: Nationalism Marxist National Movement Proletariat Revolution

All Ethnic Groups United and Solidarized in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PC National Solidarity Thoughts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Zhou Jinghong (13)

National solidarity thoughts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 system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thoughts and theories which was developed and enriched continuously in particip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sts movement, promotion of proletariat revolution and socialism construction.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correctly made judgement about China's contemporary national work's staged feature and ethnic relations, inherited continuously enriched national solidarity thoughts fruit in New China's construction, and under the guideline of "Four Comprehensives", standing on overall altitude, promoted national work, making CPC's national solidarity thoughts further enriched, improved and innovated, promoting all ethnic groups united and solidarized in communication, and keeping China's overall ethnic relations harmony and stable and Chinese national solidarity progressive, providing strong guarantee for achieving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National Work National Solidarity Thought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ranscend Frontier: New Thoughts of Multi-ethnic Country's Frontier Governance

..... Xiong Kunxin Ping Weibin (21)

In period of traditional state, frontier was mostly seen as "geographic far peripheral zone, buffering zone of guaranteeing center, economic backward poverty zone, far zone of alien culture". Following translation of territory nature and communication in modern era, China went through vague, uncertain, "frontier without borderline" traditional frontier to modern frontier with delimited borderline by international con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rge-scale supporting borderland construction started, from gigantic and vigorous "Three-line Construction", to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then to worldly "the Road and the Belt" construction, providing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for borderland great-leap-forward development by state policy support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teraction, also providing a times turning point for borderland to transfer traditional frontier image in history. "Transcend frontier" was put forward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the Road",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n basis of objective economic, cultural, social development of multi-ethnic state's borderland, under the guideline of balance development theory, improve the borderland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ront zone, state strategic deep zone,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 zone, achieving the unitedness and